

肖凤文集

散文卷

肖凤◎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肖凤文集

散

文

卷

肖凤◎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肖凤文集. 散文卷/肖凤著.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5657—0202—0

I. ①肖… II. ①肖… III. ①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1949 号

肖凤文集 散文卷

著 者 肖 凤

责任编辑 李水仙

责任印制 范明懿

封面设计 天字行设计

出 版 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 100024

电 话 010—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 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3. 25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57—0202—0/I · 0202 定价: 68.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流动的生命

时间之歌 / 3

没有母爱的幸福童年 / 4

童年永恒 / 9

过年 / 10

老北京纪事 / 12

师中剧团

——为纪念中国话剧百年而作 / 16

困惑 / 19

拒绝当播音员 / 23

回眸

——“文革”纪实 / 30

寻母记 / 47

香港会母记 / 51

小久的家书 / 55

美妙的声音 / 57

君子之爱

——老北京的故事之一 / 59

缅怀齐越先生 / 68

我参加了开国大典 / 71





第二辑

鸟 巢

- 鸟巢 / 75
水 / 77
穷人,富人 / 79
“丁克”家庭及其他 / 84
鹿回头夕照 / 86
三宝树
——庐山散记 / 89
瘦西湖畔 / 91
广州的暖意和花香(又一篇) / 92

第三辑

客居韩国

- 韩国之旅 / 97
韩国教授车镇宪博士 / 162

第四辑

90年代的港台

- 启德机场 / 169
家庭式旅馆 / 171
街景 / 173
武装押运 / 175
街头乞丐 / 176
买面条 / 177
“大陆人!” / 179
台北印象 / 181
日月潭印象 / 183

第五辑

美国去来

- 芝加哥学派 / 187
密歇根湖畔 / 190
美国西北大学 / 192
纽约地铁 / 194
漫步华尔街 / 197
住在纽约的中国人 / 199
阿顿 / 202
华人重视教育 / 204
小城圣安东尼奥 / 206
夏威夷似天堂 / 208
走进珍珠港 / 211
遍地绿色 / 213
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 215
我看美国百姓的衣食住行 / 217
另类的拉斯维加斯 / 221
墨西哥边境小镇“历险” / 224

第六辑

欧洲文化觅踪

- 巴黎戴高乐机场 / 229
法国索邦大学 / 230
巴黎圣母院 / 232
卢浮宫 / 233
凡尔赛宫 / 235
香榭丽舍大道 / 237
塞纳河泛舟 / 239
法国、卢森堡国境线 / 241





戛纳怀古 /	243
进入意大利 /	245
佛罗伦萨 /	246
罗马 /	248
梵蒂冈 /	250
圣马力诺 /	252
威尼斯的环保问题 /	254
荷兰随笔 /	257
琉森,我终于看见了你! /	261
圣彼得堡随笔 /	263
俄罗斯纪行 /	266
敏感地带 /	276
庞贝废墟随想 /	279
纽伦堡的法庭·鹰巢 /	283

第七辑

幸福家教

引言 /	289
学龄前篇 /	291
小学篇 /	320
中学篇 /	337
大学篇 /	355
远渡重洋篇 /	362

后记 /	367
------	-----

第一辑

流动的生命

时间之歌

没有母爱的幸福童年

童年永恒

过年

老北京纪事

师中剧团

困惑

拒绝当播音员

……

时间之歌

生命的时钟不停地摇摆，每一个婴儿都在走向老年。
时间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时间也是人类无法战胜的敌人。
时间能使你的头发由黑变白，时间能使你的颜面刻满皱纹。
时间能使美女变成老妪，时间能使俊男变成耄耋之人。
时间能够抚平心灵的创伤，时间能够愈合肢体的伤口。
时间能够显示真理，时间能够澄清谬误。
时间能够戳穿谎言构成的神话，时间能够让阴谋变成笑柄。
时间能够让欺世盗名的奸雄露出本相。
时间能够为清白之士辩诬。
时间能够让大众认知伟人。
时间能够使河水干枯，时间能够使岩石风化。
时间能够让历史永远前进，任何人无法阻挡时间前行。
时间的目光比天空还要高远，时间的胸怀比海洋还要博大。
世界上最可爱的东西是——时间。
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也是——时间。

1997年4月于北京

（原载1997年7月18日《济南日报》，被收入《精美散文诗读本》一书，山东友谊出版社2009年出版）



没有母爱的幸福童年



我出生在北京市西四牌楼大红罗厂的一个世代读书之家。童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大书房里的许多樟木书柜，那里面装满了曾祖父和祖父的珍贵藏书：有线装书，有洋装书，有外文书，还有刻着书稿的木板。我最喜欢其中的先曾祖父大人赵衡先生的著作。自从我懂事之日起，慈祥的祖母就常指着这些大书柜，和书房正中的墙壁上悬挂着的巨大条幅，谆谆地教育我说：“好好读书。”虽然我是一个女孩子，祖母却从来不让我学习女红之类，她老人家教给我的做人原则是：“以学问立身”，成为像我曾祖父和祖父那样优秀的知识分子。

祖母的家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黑漆院门的左右两扇门扉上，分别用红漆写着十个醒目的大字，左边写的是：“忠厚传家久”，右边写的是：“诗书继世长”。门内是典型四合院所有的典型三进院子。然而对于我这个小女孩来说，只有第三进院子的后院，才是天堂。

后院有一溜儿排开的八间坐北朝南的正房，还有三间坐东朝西的东厢房。不过这个后院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有许多可爱的植物。

在一个又一个绿色的大花盆里，都种植着夹竹桃，它们有棕色的树干，绿油油的肥厚的叶子，每逢春季到来，就开满了粉红色的花朵。

背阴处，在靠近院墙的土地上，种着长长的一排玉簪花，绿色挺拔的叶茎，托住绿油油的肥满的大叶子，在一圈圈的绿叶中间，会长出纯白色的花朵，花朵的造型既窈窕又秀气，在花心的中央，还有几条细细的米黄色的花蕊，实在优雅。更为难得的是，每当玉簪花开放的时候，就散发出一股沁人心脾的幽香，经久不散，它们真是花之精灵。

在后院的一隅，还有一个小小的藤萝架，绿色的枝条攀缘向上，在头顶处支起了伞盖，淡紫色的小小的藤萝花，开在四周，仿佛是一个半露天的小屋。

除了夹竹桃、玉簪花、藤萝花之外，还有碧绿碧绿的爬山虎，淡红色和淡紫色的喇叭花。方块石砖铺砌而成的甬道旁边，长着绿茸茸的小草。

这个绚丽多彩，郁郁葱葱，充满了勃勃生机的后院，就是我童年时代的天堂。

我常常一个人在庭院里悠闲地散步。我会走到夹竹桃树的绿色大花盆旁边，仰起头来，望着那一朵又一朵粉红色的夹竹桃花，与它们对话。尤其是正房台阶下面左右两边的那两棵夹竹桃树，碧绿碧绿的叶子，粉红粉红的花朵，艳丽可爱，我觉得它们好像两位大姑娘，就把它认作自己的姐姐。我也喜欢走到南墙下那一排长长的玉簪花前，嗅着它们特有的幽香，那些绿油油的肥厚的叶子，那些造型优雅秀气的洁白的花朵，花朵中心那些小巧窈窕的米黄色的花蕊，都使我流连忘返。

返。玉簪花的个头比我稍微矮一点儿，像一个又一个的小姑娘，我便把她们当成自己的妹妹，散发着香味的妹妹。

下雨的时候，我不能再到院子里玩耍，就费力地把一张老式藤椅搬到正房外面的廊子上，然后再自己半躺半坐在这张藤椅上，静静地观看从天空的深远处，直飘下来的密密的水帘，和落在地上形成的圆圆的水泡。台阶下面的甬道，被雨水冲刷得很干净。透过雨帘望一望南墙下的玉簪花妹妹们，它们的身体显得更加洁白，脆弱的花朵在雨水的冲击下坚强地挺立着。再看看就在眼前的夹竹桃姐姐，粉红色的花体上缀满了透明的雨珠，显得更加娇媚。远处，从院墙的外面，传来了胡同里淘气的小男孩们唱出来的童谣声：

下雨喽，

冒泡喽，

王八带个草帽喽！

除了这些男孩子们的童声偶尔飘进院门之外，一切都是安静的。只有雨，哗，哗，哗地，间或变成滴答，滴答，滴答地，下个不停。

仰首看看天空，天空是一片灰色，想要探究这灰色的尽头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便带着困惑请教祖母：“天上的雨是从哪里掉下来的？”祖母总是回答我说：“雨是老天爷给我们的仙水！”可是老天爷又是谁呢？他是一位慈蔼的老公公吗？他为什么知道人类何时缺水，何时不缺水呢？他是什么都知道的万能人吗？

冬天来临的时候，就有洁白的雪花从天空飘落，一片一片地，纷纷扬扬地，潇潇洒洒地，把大地，把屋顶，把万物，都罩成一片雪白。我趴在窗前，看见飘到玻璃上的一朵一朵的雪花，有的六瓣，有的八瓣，每片花瓣上还有齿形的花纹，非常好看。大自然的神工鬼斧，是谁的巧手，谁的匠心，雕琢了这样美丽的花型和这样美丽的颜色呢？可是它们一贴上窗户，屋内的热气就让它们渐渐地变形，化成为水珠，这令我的心颤动，惋惜。无数的雪花飘落至地上，汇合成一块厚厚的雪毡，柔软，洁白。它们的每一片都失去了自己原有的形象，组合成一片茫茫的纯净。知道它们是大地，但是无论如何舍不得用脚去踩。如果不是那么凉，躺在它们身上打打滚，该有多么好！

我也常常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游戏。把祖母为我购买的许多连环图



祖母赵潘氏，在家的后院里





画铺在桌面上，一张一张地端详。那时候的连环画与后来的连环画很不相同，它们不是一本一本的小人书，而是一大张一大张的，像现在的地图，每一大张上面都是一个故事，由一小块一小块的图画组成，每一小块都像现在的彩色照片底版那般大小，上面画着各种各样的人物和动作、行为，旁边还有几个简单的字做说明。画上的人物绝大多数穿着古装，我从这些图画上面认识了关公，认识了诸葛亮，认识了淘气的孙悟空，认识了可笑的猪八戒。但是他们为何总是在打仗，我认真地左右端详，也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我既没有兄弟，也没有姐妹，是家中唯一的孩子。虽然天性开朗快乐，有时也觉得孤独寂寞。

当我幼小，而祖母健在的时候，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与她厮守在一起。

白天，我愿意坐在她的怀抱里，与她对话，我把心中的所想、所感、所思，都滔滔不绝地向她倾诉。我喜欢睁大自己的双眼，与祖母对视，祖母的目光里流露出无限的慈祥，这目光挥洒在我的身上，就像阳光一样温暖。我一边与祖母对视或者对话，就一边用自己的双手轻轻地抚摸祖母脸上细密的皱纹，我希望能把祖母脸上的皱纹抚平，让祖母的脸面与我自己的脸面一样光滑。

不过，即使祖母的脸上刻满皱纹，我也认为她是天底下长得最美丽的人。儿童评论美丑有自己独特的标准。善良的、慈祥的、给予了自己无私的爱的人，是最美的。我爱祖母饱满的天庭，我觉得在她宽阔的前额里，装满了智慧和慈爱；我爱祖母那双不大不小的眼睛，我觉得她那充满了爱意的目光，就是我情感停泊的港湾；我爱祖母那张不薄不厚的嘴唇，从那里面吐露出来的语言，总能滋润我的心田。我爱祖母那张端庄而又秀丽的面庞，在我的眼中和我的心中，没有哪一张面庞，比这张面庞更美丽，更慈祥，更令我留恋。

夜晚，我更喜欢睡在祖母的臂弯里，享受着她对我的爱抚。——她常常用手轻轻地抚摸我的头发，有时又用手轻轻地拍打我的背，她还会哼唱自己编织的不知名的歌曲，她的声音亲切而醇厚，像是女中音，从她嘴里吐露出来的歌词，似乎只有我们祖孙俩才能领悟其中的深意。祖母的怀抱，是我最好的摇篮，我把头靠在她的胳膊上，就像一条船停靠在没有风暴的港湾里，安全、信赖、松弛。每天晚上，我都在这个宁静的港湾里，这个温暖的摇篮中，进入甜蜜的梦乡。

夏天的傍晚，正房前面的廊子上，会摆满凉爽的藤编椅子，我和祖母坐在藤椅上，透过廊子上的灯光，欣赏院中的夜色。白天还是绿油油的树叶，晚上显得有些黝黑。粉红色的夹竹桃花和浅红色的石榴上，都闪着金黄色的点子，这是灯光和闪烁的星光在它们的身上绘制的。唯有白色的玉簪花小妹妹依然显得纯白，骄傲地站立在墨绿色的花茎之上。远远望去，南墙下的花坛恍如舞台，而玉簪花们宛如翩翩起舞的芭蕾仙女。抬头仰望夜空，是一道永远无法看到它的边际的夜之幕，那上面的一颗又一颗银色的星星，老在神秘地眨着它们的眼睛。月亮姑姑有时候瘦弱，有时候胖得滚圆，有时候弯弯地像一条小船，有时候鼓鼓得像一只芒果。我常常望着月亮里面的有时清晰有时模糊的线条和图像出神，就问祖母：

“奶奶，月亮里头有人住吗？”

“有人住呀。”

“是谁住在月亮里头呀？”

“是嫦娥呀。”

于是，祖母就给我讲述关于嫦娥奔月的故事，关于后羿射日的故事。

冬天的夜晚，屋子里的炉火烧得很旺，红红的火苗，把室内的温度烘烤得暖暖的。放在火炉上的开水壶发出吱吱的响声，一股白色的水蒸气从壶嘴中袅袅地飘出来，滋润着屋内的空气。我依偎在祖母的怀抱中，觉得既温暖又惬意。窗外常有北风或西风在呼啸，但是我觉得这些呼啸声离自己很远很远。只有偶尔从院墙外面的胡同里，传来小贩们的叫卖声，才能吸引住我的注意力：

“好吃的萝卜，赛过梨呀！”

“铁蚕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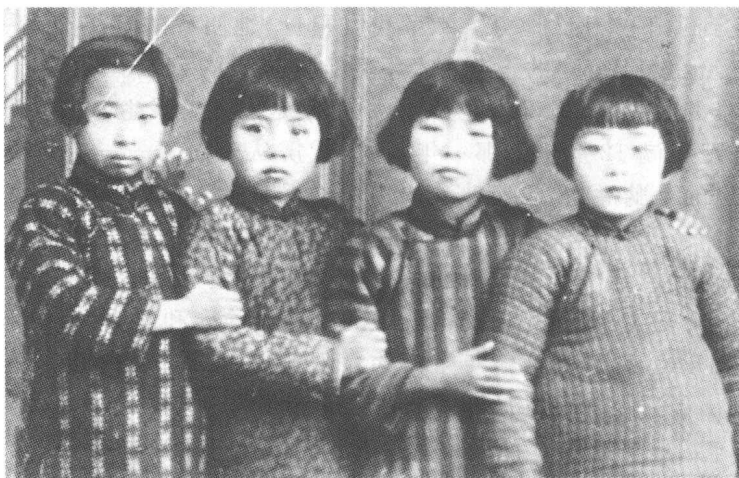
“硬面饽饽！”

“热馄饨——开锅！”

他们用北京的，山东的，各种不同的乡音吆喝着，故意拉长着尾音，好像唱歌一样。

五岁半的那一年夏天，祖母为我买了一件崭新的丝绸连衣裙，淡紫色的底色上面点缀着米黄色的小花，领口处镶着白色的纱边，领着我去黄城根小学报名考试。从此我就成了一名小学生。

黄城根小学是一所古老的学校，它的校园是由一所古代庙宇改建的，种满了参天的大树。每间教室都很高大，是前出廊后出厦的老式大屋顶房屋。前后几层院子，在院子的中心都有小小的假山，其中一座最大的假山前面，还有一个用石头堆砌而成的金鱼池，池中有几尾金鱼在自由地游弋。在校园的西侧，开辟出来了一个方圆不小的操场，那是当年的洋学堂必备的设施，是学生们上体育课和开大会需要用的地方。



肖凤(左二)在黄城根小学读书时,与同学合影。1946年





我每天早晨背着书包去上学,中午背着书包放学回家,吃过午饭,再背着书包去上学,下午再背着书包放学回家。日复一日,兴高采烈,乐此不疲。我最喜欢读书,所以除了家以外,学校就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了。

老师们教给我许多新的知识——国文、算术、珠算、自然、公民、音乐、美术、手工。每门功课我都喜欢。每天吃过晚饭以后,我会立刻从书包里拿出作业本,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写,我要求自己写出来的每一个字,都要规规矩矩工工整整正确好看。有时笔画写得不够理想,就用橡皮擦掉重新来过。

每逢我做功课的时候,祖母总是坐在桌子旁边,手里拿着一件女红,一边编织缝纫,一边陪伴着我。有时她看见我写了又擦,擦了又写,就用轻柔的声音劝慰我说:

“行了,别擦了,写得挺好了!”

可是我往往不听,什么时候我自己看着满意了,像那么一回事了,方才罢手。看着我如此认真的样子,祖母总是很心疼,她会俯下身来,轻声地问我:

“累不累呀?”

每到一学期将近结束的时候,学校都会发榜。发榜的那一天,在挨近校门不远的大告示牌上,会贴满大红纸张,上面用墨笔楷书,按班级,把全校学生的名字写在上面,每班学生的名单,都以成绩为序。我在这所小学读了六年十二个学期,每次发榜,我的名字都排在第一位。

每逢发榜的这一天,一放学,我就立刻奔到祖母的怀抱里,把那张令我欣喜的成绩单,交到祖母的手中。不论哪一次,祖母看过了上面写着的内容后,她的那张慈祥的面孔上,都会渐渐地洋溢开灿烂的笑容,就像一朵盛开的鲜花一样。她会舒展开自己的双臂,轻轻地把我搂紧。我知道自己书念得好了,就是她最大的安慰,而她脸上欣慰的笑容,就是对我最大的奖励与鼓励。

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母亲和父亲。可是我自从懂事之日起就不曾见过自己的母亲,也很少见到自己的父亲,因为他自从给我娶了一位继母之后,就搬出了祖母的家,住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幸亏我有祖母,她使我的童年充满了欢乐,在我的既没有母爱也没有父爱的童年时代,祖母的温馨的家园让我享受了平静的幸福。在我童稚的心田里,祖母就是天使,祖母就是照耀着我生命的太阳。

不料,在我不满12周岁的那一年,一个霹雳从天而降——最爱我的祖母突然病逝了。她患的是脑溢血,没有来得及与我告别,也没有来得及给我留下一句遗言。那一天,清晨我上学离家时,她还像平时一样地微笑着送别我;可是等到我下午放学归家时,她已经安详地平躺在停尸床上了。我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我在难以接受这个现实,我反复地抚摸着她的冰冷的脸庞和双手,泪如泉涌。

从这一天开始,照耀着我童年生活的太阳就熄灭了。以往的生活与未来的生活之间,就划出了一条深深的鸿沟。我的没有母爱的幸福的童年,就这样结束了。

(为《牧笛悠曲奏童年——20世纪中国作家学者艺术家谈童年》一书而作,中国和平出版社1999年出版)

童年永恒

人都不会忘记自己的童年,因为童年拥有爱。

我的童年也有爱,那爱来自祖母温暖博大的胸怀。只要扑到她的怀抱里,我就觉得幸福和安全。她那饱满的天庭里,藏着超人的睿智;她那丰满的嘴唇里,常常吐出温柔的语言;她那双不大不小的眼睛里,总是射出和蔼的光芒,这光芒就是照耀着我童年生活的阳光。

小学老师教给我一首“乌鸦反哺”的歌,那首歌的曲调很优美,我常常挂在嘴边哼唱着。我多想快快长大,像乌鸦一样,反哺我的祖母,报答她的养育和爱抚之恩。

在我小学六年级的一天中午,放学回家后忽然不见了亲爱的祖母,待到下午放学归来时,她已经安详地躺在了床上。我不能相信这就是死亡,因为她的神态像平时一样。当时我尚不明白死亡的含义,可是它却偏偏地降临到了我最爱的人身上。她去得实在突然。但是一点儿也不痛苦,也许是因为她的心地太善良,所以才能够安静地隐去?

然而从此之后再也不能安静的,却是我的心。因为再也没有人给我缝制棉袍,让我抵御冬天的寒风;再也没有人准时为我做好营养丰富的饭菜,等着我下学回家填饱肚子;再也没有人用温暖的双手,轻轻地抚摸我的头发;再也没有人用温柔的语言,来安慰我脆弱的心田;再也没有人为我的年年考第一,闪出灿烂的微笑;再也没有人把自己的希望和梦想,寄托在一个小女孩的身上。

多少回在梦里,我又看见了她,不是影子,而是真真实实的她,我紧紧地抓住了她的手,欣喜若狂地叫着:“奶奶! 奶奶!”我抚摸她的脸,搂着她的胳膊,把头埋在她的胸怀里,想把心里所有的话,全部倾诉给她。

梦醒之后,是我最失望的时刻。心立即下沉,仿佛是从一座高山上,猛地摔到了谷底。我是个无神论者,不相信人有来世。然而我最希望能把梦境变成现实,希望祖母能够复生,我能与她重逢。四十多年了,我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如此痴想。

天地相隔,无法相聚,而又极想相聚,这种无以排解的思念之情,总是缠绕着我。凡事,一旦失去了以后,才更醒悟拥有时的宝贵。为了能与祖母团聚,我真想让时光倒流,我真愿意永远在童年。

(原载《女子文学》1996年第4期)



过年



肖
凤
文
集

散
文
卷

儿时过年，真有意思。那时候的北京城里，人烟稀少，即使走在闹市中心，也看不到多少人。因为人少，一般的人家，都住独门独院，假如有四五户住在一个院子里，就被称为“杂院”了，何曾见过像现在这样一个院子里住着几十户甚至上百户的壮观情景呢。

进入阴历腊月，大人们就开始忙着筹办年货。一到腊月二十三，祖母、曾外祖母和姑母还有我的奶妈诸人，就着手准备年夜饭了。按照老人们熟悉的风俗，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十五，是不准动刀动剪子的，所以正月十五以前入口的饭食，必须在腊月二十九以前准备好。只见她们天天待在厨房里，包饺子，蒸包子，馅儿非常丰富多彩，有猪肉的、牛肉的、羊肉的、鸡肉的，素菜的——韭菜的、茴香的、扁豆的，荤素搭配的，分别包出了不同的外形，不同的花样，然后放在大笼屉里，摆在房子外面的回廊上，这回廊就成了天然的冰箱。南房背阴的墙上，还挂满了已经宰杀干净的鸡、鸭、兔子，厨房里的水缸中，游动着欢蹦乱跳的鲤鱼和其他的什么鱼。她们还找出了存放很久的许多细木模子，把面粉塞在里面，再把芝麻、冰糖、红糖、红枣等等填塞在面粉里，蒸出形态各异的桃、石榴、苹果等等甜面点，在每个面点的中间，郑重地点上一个大红点，表示喜庆和吉祥。

最高兴的当然还是小孩子。除了有许多好吃的东西之外，就是玩。从大年初一天还没有亮的拂晓，就有一拨又一拨的人来给祖母拜年，他们先是冲着正房条几上供奉着的祖宗牌位磕头，然后就给坐在祖宗牌位旁边的祖母和曾外祖母磕头。我还没有睡醒，一个又一个的装着“压岁钱”的红包，就悄悄地放在了我的五斗橱上面。然而最让我开心的还是来了一位又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小朋友，表姐姐、表妹妹，一块儿玩耍，跳房子，捉迷藏，过家家，用双手撑着红色的毛线编织各种各样的图案，一个人讲一个故事，轮流着讲，再说些只有小女孩子才感兴趣也才能够会意的悄悄话，排着队在院子里结的冰凌上滑“冰出溜”，实际上就是“土法滑冰”，不管是谁摔了一个大跟头后，都拍着手哈哈大笑。

外面的世界也很精彩。名气最大的当然是厂甸。厂甸里卖着各种各样的吃食和玩具，最引人注目而且难以忘怀的吃食是通天大糖葫芦，平常日子卖的冰糖葫芦只有一尺来长，可是过年时厂甸卖的大糖葫芦却有一丈来长，顶尖上还插着一面小小的红旗，小孩子需要仰起脖子才能看到它的顶端，我当时就怀疑这样大的食品是否会有人买，但是这个大糖葫芦却成了每年厂甸最具特色的一道风景。玩具的花样也是多彩多姿，有毽子，大大小小，都由鲜艳的彩色鸡毛装拼而成；有空竹，长的，短的，大的，小的；有风车，那是一个木制的平面架子上，左右两边装饰